

西德尼·谢尔顿经典系列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叛逆



贵州人民出版社

I478.45
33

西德尼·谢尔顿经典系列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叛逆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唐欣
封面设计：汉生
译者：许先

西德尼·谢尔顿翻译小说经典系列

叛 逆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黔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2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21-03675-6/I·695

定价：15.60 元

内容提要

豪门巨富之间为财富争的你死我活。

豪门巨宅内为私欲和财富一样争的刀光剑影、污血横流。

财富蛊惑了人的心性；美色、乱伦使人性泯灭。

在房地产大亨尼可斯·杜比亚斯的豪门巨宅中、有三个同样血缘、同样外表、同样美貌、招人爱怜的女儿。她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秉性。

蔻丽——尼可斯最疼爱的小女儿、性格刚毅、情感纯真、待人以诚，因为拒绝尼可斯许诺而由掌上明珠变为阶下囚，一个叛逆者；

雷丽——尼可斯的二女儿、敏感而神经质，对广纳花名的丈夫又爱又恨又无可奈何，嗜酒如命、自我麻痹，本性的叛逆者；

吉丝丽——尼可斯的大女儿、性格自私狠毒、对亲姐妹也决不手软、一个美艳的杀人狂，人性的叛逆者。

亚当·福兰克林——富有、事业有成的正人君子，对蔻丽倾心相助，金钱的叛逆者。

约翰——雷丽的丈夫、徒有虚名的律师、伪君子，为了财富娶了雷丽、为了美色又与姐姐吉丝丽勾搭成奸，人伦的叛逆者。

在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下，每个灵魂都露出本色的一面。邪恶、阴斜、狠毒、人性的大堕落。

上帝啊，谁来判定这人性的是是非非……？阿门！

第一章

在现场演奏巴哈奏鸣曲的悠扬乐声中，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上站满了衣着华丽的名流仕女。今晚这个大厅无疑是全波士顿最闪亮的地方，几乎所有略具知名度的社会菁英全都获邀盛装出席。上自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下至专门揭人疮疤的小报记者，每个人的话题焦点一致集中在舞会主人身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尼可斯·杜比亚斯只是以退休做为办这个舞会的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在炫耀，在期待掌声。经过了四十二年的奋斗，从一个没没无闻的穷小子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房地产界超级大亨，今天，在他事业成功的颠峰期，他就像一个凯旋的国王，预备在他豪华的王宫里接受臣民的喝采。

迟到的客人继续涌进，他们和杜比亚斯握手，不断以谄媚的话语取悦他女儿和外孙女，洪水般的阿谀之词没有一句稍具诚意。等他们步出主人的听力范围，他们口中的赞美词转为估计挂在杜比亚斯的大女儿吉丝丽脖子上的那串红宝石项链，和二女儿雷丽那身华贵礼服的价值。大家互相询问为什么没见到最耀眼的三女儿蔻丽，这个杜比亚斯最疼爱的小么女应该不会缺席。听说杜比亚斯退休之后要把他的王国平分给三个女儿，今天晚上大家之所以兴匆匆地赶来参加这个盛会，也无非是欲拭

叛 逆

目以待，瞧瞧杜比亚斯如何做到分平，否则可能就有分产不均的好戏可看。这么重要的时刻蔻丽怎么还没出现？

尼可斯·杜比亚斯再度瞄向他的劳力士金表，这可能是这个小时内他第一百次看表了。他的目光移向通往女儿们房间的大理石楼梯，虽然脸上保持着自信愉悦的微笑，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吉丝丽一边浅啜香槟，一边注视她父亲。今晚事情可能进行得不如老头预期的顺利。都是因为蔻丽，她们一向脾气不好的老爸似乎已届倒数计时的爆炸边缘。

吉丝丽上前挽她父亲的手臂，将他拖向舞池。“如果你找蔻丽的话，我想她是故意缺席。她出去了。”

杜比亚斯轻推吉丝丽，摇摇头说，“我没心情跳舞。”

“那看在老天份上别板着脸。”吉丝丽压低声音说。“看看这些人，如果我们十年前下帖子请他们来，他们根本不会理我们。”

杜比亚斯的眼睛快速的浏览大厅一圈，眼中闪现满意的光芒。“不错，十年前他们还没有把我看在眼里。”他再看回大厅门口，还是不见蔻丽的身影。

“忘了她吧！”吉丝丽说，她能从父亲的眼中看透他的思想。“好好的享受成功的滋味。几乎每个波士顿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你注意到没有？杰恩斯·郝里斯特不是带他太太来，他的女伴年轻得像个中学生。”她从在人群中端着盘子穿梭的侍者手上接过一杯香槟递向她父亲。他拒绝。

“我告诉她我要给她一亿元，她却连准时出席的礼貌都没

有。”

“你平常把她宠坏了。”吉丝丽示意一个侍者把酒杯接走。“你没有告诉她必须出席才能拿到一亿。”

“要是她眼中还有我这个老爸她就该出席。”杜比亚斯气愤的说，随即意识到他的低吼引来一些人的目光，他立即放松紧绷的肌肉。“你们之中如果哪一个不尊重我，我会毫不迟疑的把她丢到街上，任她哭破了喉咙也没有用。”

吉丝丽闻言脸色一变，顿时觉得浑身燥热。她困难的吞咽口水，决定这会儿不该再刺激他，否则情况可能失控，他就像个善变的暴君，她常常猜不透他下一步会怎么做。“爸，你是我的偶像，我最尊敬您了，我已经忠诚的追随你十年，为公司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是吗？”杜比亚斯以接近嘲弄的语调说。“你的忠诚真的靠得住吗？”

“当然靠得住。”吉丝丽以完美的女主人微笑掩饰她内心的惊颤。“等到我把事业传给爱蜜莉的时候，我相信它会两倍于你传给我的价值。”

杜比亚斯挑挑眉，摇摇头，但是没有反驳，眼睛下垂无意识的望着地上。

有些人发出惊叹的兴奋语声，吉丝丽的目光尾随她父亲飘去，她脸上的笑容霎时僵冻。蔻丽·杜比亚斯站在大厅门口，身穿一件金丝与黑丝交织的紧身雅丽礼服，看起来活像她们已逝的母亲，她令每个客人惊绝。

叛 逆

很好，杜比亚斯的唇线松了，向上弯，泛出笑容。他的眼睛瞟向跟蔻丽一起出现的男人，她勾着他手臂的样子摆明了她是她的情人，她骄傲的向全世界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杜比亚斯压根儿不知道那小子是何许人，明天他会派人调查那小子的底细，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何德何能居然能赢得蔻丽的芳心。

“蔻丽的新玩具。”吉丝丽喃喃道：“不知道他懂不懂房地产。”

尼可斯·杜比亚斯的目光跟着他的大女儿穿过人群接近他的小女儿，小女儿拉着她的男伴迎向姊姊。她那个男伴被动的、愣愣的跟在蔻丽身后，似乎被这个场面吓呆了。没见过世面，成不了气候的小傻瓜。而蔻丽也太天真了，她还不懂男人只要获悉她的姓，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后，就会不择手段的欺骗她吗？

几个女客蜂拥而上包围蔻丽，尼可斯看到蔻丽笑盈盈的举高左手，展示她手指上亮闪闪的戒指。尼可斯的笑容顿失。

订婚?! 事先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暗示、没有介绍对方……。尼可斯咬牙切齿的瞪视她的伴，这会儿那个浑小子傻笑得像个刚刚中了一千万特奖的大白痴。

“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准这种事情发生。”他不自觉的自齿间挤出模糊的声音。有人拍他一下，尼可斯立即恢复镇静，软化脸上的线条，发现是他的律师招手要他进书房谈话。

尼可斯大步冲进书房，律师罗拔·葛斯特跟在后面关上门。“怎么了？老朋友。”

“罗拔，我是不是太放纵她们了？”

叛 逆

罗拔仔细的研究尼可斯的表情，跟着他一起皱眉头。“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我让她们享受所有最好的东西，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她们不曾经历过我打天下时的辛苦。”

罗拔微笑。“的确，对她们来说一切都来得太容易，她们就像天之骄女，自然会以为凡事都能随心所欲。”

尼可斯用手指摩搓他的下巴沉思一会儿，然后他说，“我在考虑……，我决定了，在我把我辛苦工作了四十二年的事业交给她们之前，我要先让她们彼此竞争。”

罗拔推了推他鼻梁上的金边眼镜，讶异的睁大眼睛。近年来已经很少有事情能让这位名律师惊讶。“这样输的人不是会很沮丧吗？”

“那正是她们该学习的第一课，当年我穿二手货的破鞋，为一日三餐而奋斗的苦头她们都没尝过。”杜比亚斯说着，心中的计划已然成形。“是到了我的女儿们学习自力更生的时候了，等这个竞赛结束，她们将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尼可斯重露笑容。“罗拔，更改合约的内容，我们的客人是来看戏的，今天晚上我将让他们看一场精采的好戏。”

* * *

艾力克·格瑞整一整他租来的领带，拉一拉他租来的礼服，再用手指梳一梳他过长的头发，平常他颇以他的长发自豪，那使他看起来像个清高的艺术家，这会儿他却担心自己给人邋遢

的感觉。他爸爸老是骂他没出息，今天老爹要是看到他的手臂上勾着超级大亨杜比亚斯的掌上明珠，不知道会不会诧异得心脏病发作。

满厅的衣香鬓影，令人眼花缭乱，活像好莱坞上演上流社会欢聚的场景，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光是今晚香槟酒的开销就够他赚一辈子了。“老天！”他低声问。“你住在这里吗？”

蔻丽微笑，没有直接回答。“你觉得怎么样？”她美丽的蓝眼睛是她母亲的翻版，母亲还留下了一笔信托基金给她，但是得等到她三十五岁才能领。

“我已经头晕了，根本没办法感觉。”艾力克的手占有似的紧搂蔻丽的腰，她的礼服好看极了，是某位他念不出名字的世界级名设计师的精心杰作，据说全世界只有这一件。

“你应该有心理准备了。”蔻丽拢拢她光泽的棕发。“放轻松一点。”

艾力克试着放松。来之前他已向蔻丽保证不会闹笑话，不会丢她的脸，但是这种排场，哇塞！他真的吓倒了。

“噢！艾力克，拜托！别这么紧张，你把我捏痛了。”

蔻丽没想到艾力克的表情会僵得像个中风患者。她想起爸爸说她有大将之风，显然艾力克没有，她对他此刻临场表现相当失望。爸爸曾批评她的前任男友经不起现实世界的考验，这次她的选择又错了吗？

艾力克从经过的侍者托盘上端起香槟，像灌啤酒那样一饮而尽。老天！他真想现在就把他老爹拖来这里，让老爹确实了

解他要和什么人的女儿结婚。那么老爹就再也不会骂他没出息了。虽然被赶出家门，他还是会考虑请老爹来参加婚礼。

想像老爹震惊得合不拢嘴巴的脸，艾力克得意的露出真正的笑容，他看着蔻丽说，“我已经能适应了，看到我迷人的微笑没有？”

蔻丽回以微笑，她的微笑才真正迷人。但是当她的姊姊手握她的手臂，脸贴过来亲她一下，她的微笑瞬即失色。

“你终于决定出席了么？”吉丝丽冷冷的说。“正好及时赶上最后一刻，然后抓了钱就跑么？”

蔻丽感受到姊姊的敌意，她搂着艾力克的腰说，“艾力克，她是我姊姊吉丝丽。”

吉丝丽很快的握一下艾力克的手就放开。“你是在哪里找到他的？”

“我们认识很久了。”艾力克代替蔻丽回答，使得吉丝丽不得不用正眼瞧他。“她一直把我藏起来。”

“才没有。”蔻丽瞅他一眼。“我只是希望在爸爸给我意见之前，和艾力克彼此先充分的了解。你是知道的，吉丝丽，只要让爸爸知道我和什么人来往，他就立刻派人调查人家的祖宗八代。”

吉丝丽微笑起来，那使得她瘦削冷酷的脸增加了几许柔媚。“爸爸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威胁利诱呀！”

吉丝丽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她转身背向他们以迎接她的女儿爱蜜莉和妹妹雷丽。

艾力克顽皮的附在蔻丽耳朵旁边低语。“我是不是表现得太好了？我没有叫她巫婆。她就像你描述的那样。”

“你如果叫她巫婆，她会欣然接受当作是恭维。”蔻丽轻声回答。她二姊和外甥女走近了。她伸手把爱蜜莉脸颊上的一绺头发拂到耳后，对爱蜜莉眨个眼睛，她和爱蜜莉很亲近。十一岁的小女孩最近似乎已懂得男女之别，每看到英俊的男生就羞红脸。她刚才把艾力克介绍给爱蜜莉时，这个反应又验证了一次。

“爱蜜莉，外公知道我回来了吗？我还没找到他。”

爱蜜莉习惯性的用手指卷着她黑色的鬓发玩，轻笑道，“蔻丽阿姨，每个人都知道你来了。”

“没错。”雷丽接口，她的微笑比吉丝丽温暖多了。“还有人艾力克是欧洲的一个王子，只是没人肯定是哪一国的王子。”

雷丽的话令艾力克恢复一些自信，他再自侍者盘中取来一杯香槟，同时注意到吉丝丽听了雷丽的话之后，发出不屑的嗤声。

吉丝丽瞟向雷丽的丈夫约翰·凯勒站的地方，他正和一位相当漂亮的暴露女郎在角落里谈笑风生。“雷丽，快去救你丈夫，那野女人叫露西什么的……还是叫西维亚什么的，我记不清楚，反正她是个专拍床戏的三流演员，说不定她想找约翰演对手戏。”

雷丽略显紧张的以目光搜寻整个大厅，看到她丈夫正和一个乳房露出几近三分之二的大胸脯女郎在跳舞，那个女人毫无

廉耻的紧贴着约翰，似乎丝毫不在意周围是否有观众，而约翰的手正由那女人光裸的背游向臀部。

“看在老天份上！”吉丝丽怒叫道。“雷丽，如果你不准备采取行动，我可要代你出马了！那个不要脸的荡妇太目中无人了，在我们的地盘上还敢如此放肆！”

不等雷丽回答，吉丝丽已经挤过人群朝搂抱着的约翰和他女伴行去，她成功的逼迫约翰换舞伴，约翰与她跳舞时眼睛仍不舍的追随他的前任舞伴。

雷丽饮尽她杯中的香槟，然后低头默默瞪着她的空杯子。

“爸爸在哪里？”蔻丽问，她试着转移雷丽的注意力。

“不知道。”雷丽的声音轻得几乎被音乐声淹没。

“他跟葛斯特先生关在书房里讲话。”爱蜜莉说。“等一下外公会宣布给你们每个人一亿元，好棒哟！”

“爱蜜莉，小声点。”蔻丽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在听她们讲话，她不愿显得太嚣张。

“这又不是秘密，我妈说每个人都知道了，连今天的华尔街日报都刊出来，我们的客人只是想亲耳听外公宣布。”

蔻丽带着歉意的眼光看艾力克，他可能是唯一不知道这件事的人，他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好像不敢相信他的耳朵听对了。蔻丽希望他不太介意她没有向他提及此事。她看回爱蜜莉脸上说，“别完全相信报上的话。还有，爱蜜莉，不要一听到什么就像录音机似的重放出来。”

这个时候尼可斯·杜比亚斯与他的律师走出书房，示意指

挥停止演奏音乐，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因而转向正走到乐团前的舞会主人。

蔻丽跟着大家拍手，看她父亲从容的步上台阶。当初设计这个大厅时，她父亲就考虑到做一个矮的舞台供这种场合时使用；这与他喜欢演讲的癖好不无关系。她每每觉得当他演讲时，就是他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听众越多他的眼睛越有神越光彩。但是今晚他将宣布退休，她不解他为什么还显得如此兴奋，宛如将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投资计划。

“请我的三个女儿跟我一起上台来。”尼可斯说。看到她们三个陆续走上台，他继续说，“各位贵宾，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参加我的退休舞会。我奋斗了一辈子，建立了报纸上所谓的杜比亚斯王国，该算是光荣退休了。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得感谢你们其中的一些人，只要你们曾在我的公司做过事，都可以算是我的事业伙伴，请你们分享我事业成功的荣耀。至于另外一些人，可能曾经与我竞争，可能曾经与我有利益冲突，请多包涵，做生意有时无法面面俱到，希望在场的诸位没有人还在记恨。”

有些来宾发出轻笑声，但是另一些，蔻丽可以从他们紧绷着的脸或无表情的脸看出，她父亲曾经得罪不少人，尽管他们表面上已不计较旧仇，但心里还怀着敌意，有些人也许正伺机报复，或至少期待她父亲倒下去，正好看笑话，甚至落井下石。想到这里，看到那些人眼中的寒光，站在父亲身后的蔻丽不禁打个冷颤，她看向艾力克，他对她挤一下眼睛，她还以微笑，这

才觉得心里舒服一点。

“我太太没有为我生儿子，不能由儿子来继承我的事业令我颇为遗憾。”

他说得好像全是妈妈的错，蔻丽不平的想。她飘向吉丝丽。吉丝丽一向都冷冷的，脸上老挂着一副怨天尤人的表情。可惜她是长女不是长子，从小到大吉丝丽可能听过爸爸讲一千次了。蔻丽再看向雷丽，雷丽并不在乎听爸爸的无子怨，再听一万遍她也不在乎，她一向没有野心，只想安分的做爸爸的乖女儿。至于蔻丽，因为是小女儿，较受宠爱压力少，但是她也了解爸爸不会轻易的让她们得到财富，报上说今晚爸爸将宣布给她们每个人一亿，这不是她爸爸办事的风格，他从不随便给赏，从幼稚园起他就要她们做点小事才能赚到玩具。

“她们每一个过去几年都在我公司做事，”尼可斯继续说，“吉丝丽现在掌管我的一家子公司——杜氏管理公司已经有十年了，她负责取得杜比亚斯企业所需的土地。雷丽，她在杜氏资产公司负责买进大楼。至于蔻丽，她进公司的资历只有三年，在杜氏设计公司负责我们所有大楼的装潢。她们进公司后有许多机会跟我学习，但是她们学到的都还太少，她们每一个也都有她们的优点和缺点。吉丝丽事业心强，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点她和我很像，但是她做事的手段太粗糙，太没有考虑到将来，有时候下的决策错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似乎跟每个人都处不好，员工离职率创纪录很高，她宠女儿也宠得离谱，我好像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叛 逆

台下响起一阵低语，有人在议论纷纷，有人在轻轻窃笑，少给别人留情面的尼可斯·杜比亚斯竟连自己女儿的情面也不留。只有吉丝丽毫不在意似的仍维持她那冷冷的微笑。

尼可斯继续说，“如果吉丝丽再聪明一点，个性再沉稳一点，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那么她就可能成功的独当一面。可惜她有先做了再说的坏毛病，就像她的婚姻，她的女儿才六个月大的时候，她就后悔嫁了个失败者，结果以离婚收场。”

台下的议论声更响了，今晚大家才了解杜比亚斯根本不介意家丑外扬，想要以丑闻对他勒索的人可以死心了。

蔻丽同情的望着她大姊，吉丝丽虽然成为全场数百双眼睛的焦点，但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蔻丽一向和吉丝丽合不来，此刻她却很想挺身为吉丝丽讲几句话，台下的爱蜜莉头垂得低低的，可能正在滴泪。

“再说到雷丽，”尼可斯说着看一下他的二女儿，她看起来就像一尊易碎的瓷娃娃。“雷丽太软弱了，如果她有龟壳，她会永远缩着不出来。”

宾客们又纷纷交头接耳，这次没有人笑，因为雷丽的脸色已变为苍白，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颇令人同情。

“从包尿布开始，她就一直甘于做个受人欺负的弱者，她必须学习反击，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道，一味的退缩只会使她自己陷于悲哀，从她身上我几乎看不出杜比亚斯家的光彩。”

蔻丽很想转头去看雷丽，但是她的理智劝她不要，因为只要看见雷丽的泪，她就会忍不住和父亲争辩，她已经如此做过

叛 逆

许多次。但是今晚在众多客人面前，她不想造次，不想闹窝里反让人看笑话。她只能慢慢的伸手去握住雷丽的手轻捏，输给懦弱的二姊一点力量。感觉到雷丽的手指在轻颤，蔻丽关起耳朵拒绝再听爸爸喃喃述说雷丽的缺点，原来这就是她们今晚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早已预备在众人面前羞辱她们一番，然后才给她们奖赏。

她咬着下唇，作下一个受难者就轮到她的心理准备。她得管住自己的舌头，别像平常那样冲动的向父亲反驳。她作个深呼吸，屏住，再慢慢的吐气。好了，她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预备暂时做个聋子、哑巴，绝不生气。不管他要说什么，她都会淡然苦笑置之。

但是，他一开始提到她，她就明白她太低估他了。

“最后是最疼爱的么女儿蔻丽，她天真得即使上了战场，炮弹隆隆而来在她身边爆炸，她也还以为只是场游戏。她总以为凡事都在她的掌握中，世界上没有她办不到的事。”

尼可斯继续以嘲讽的口吻说，“去年她到森林里去住了六个礼拜，爬上了一座高山，征服了寒冷、淤伤、饥饿，她以为如此就证明了她是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事实上她根本还没接受过真正荒野的考验，如果她没有绳子如何能攀岩？如果她在沙漠中没有水如何能存活？如果没有我这个爸爸她如何能锦衣玉食、不识愁滋味的长大？她不懂得人心的险恶，不懂得人生的道路上满布荆棘，我一向把她保护得太好了，她以为每个人都只有一张笑脸，她不晓得现代人每个都准备了好几张面具可以